

诗路花语

夜宿美台村

徐良伟

我看见一棵树
夜幕下一群小小的鸟
像片片枫叶煽动星火点点
这棵树是飞鸟的家乡

我看见流逝时光
往海口必经美台
高速行至多文再就直抵福山
我无数次沿着你笔直的路程

我看见谷穗已经成熟
我是远道的归人？
再这里看见涛海、麦浪
一群黄牛被卸下沉重的车架
我应该加倍感谢这片金黄的田野

我看见倦容如夕阳西下
以及山脚下流转的烟云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孟浩然的古诗点燃我那盏豆大的晚灯

绿水青山当可福如东海
古木参天定会寿比南山
佳期徐徐可遇？观景琳然为倩影
芬芳，透出书香，深秋与我依依
眼前紫色的窗帘贴近我梦吃的颜色

我看今夜翠黛幽静
唤上一杯咖啡 咖啡品我 我品咖啡

此刻，仍在思索前路的过客
谁能告诉我一个明确的结论？
就在此挥一挥诗意吧
暮去朝来分反复歌吟
我乘着一颗静默的心灵去拜月
仰头看见天际飘度明天的圆缺

我们在这儿，一块儿变老（朗诵诗）

■ 王伟

这是一片海岛，
青山绿水环抱。
没有雾霾，没有喧嚣，
我们在这儿，一块儿变老。

这是一片海岛，
白云如纱袅袅。
花开四季，空气特好，
我们在这儿，慢慢变老。

唱歌跳舞慢跑，
登山游泳吹号。
健康天使，不再吃药，
精神抖擞，夕阳无限好。

离开各自岗位，
不再为工作操劳。
没有上下，不分大小，
幸福晚年，共同创造。

来自五湖四海，
操着南腔北调。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人生路上，我们相互依靠。

花，有开有落，
人，终究会老。
抛开羁绊，抛开烦恼，
让我们吹响新生活的号角。

乾坤不会颠倒，
世界越变越小。
四海为家，快乐候鸟，
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幸福必须追求，
观念需要洗澡。
容颜虽改，丛中更俏，
青春永在，精神不老！

青山绿水环抱，
白云如纱袅袅。
不是天堂，胜似天堂——
我们在这儿，一块儿变老。

■ 王婉

并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一处几乎让所有人都逃不掉的乡村。

2008年前，这里还是一处罕为人知的山野村落。几年后，竟因村外一处冷泉的存在，而以村名命名，叫久温塘火山冷泉。

这个景中之村，因沾了冷泉的名气，不再是一个地理村落的标签，成了定安“百里百村”风景长廊第一村。每年来这里赏冷泉、游古村的人络绎不绝，久温塘村几乎被家禽户晓。

久温塘村位于国道定屯公路上，距定安县城30多公里，是通往久温塘火山冷泉的必经之路。它始建于南宋末年，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村庄不过368户1587人，多为郭姓人家聚居之地。传说南宋末年，郭姓迁琼先祖到琼州府为官，其后裔子孙分枝散叶，找到了这一小片与世隔绝的乐土。

由于人烟稀少，外人罕至，植被保存极为完好。村子气候湿润，空气中含氧量和阴离子极高，负氧离子的鲜冽，几乎浸肌沁骨般凉透周身。青草，庄稼地，鸟鸣，露水，炊烟，散落在山水之间，那么的妥帖，安定。随意一瞥，都是一幅绝美的山水大画。

这是个古韵悠悠、恬静古朴的火山石村。古木林立，有良田美池，有火山石屋，鸡犬之声相闻，俨然世外桃源。走进这里，我几乎被那绿得铺天盖地的气势震慑了，眼前浮现的一切，只能用“惊艳”来概括。

那一个午后，太阳煌煌地照了下来，疏影婆娑，有风吹

过，是丝绸般微凉的触感，柔软无息。村里随处可见绿影婆娑，绿意清朗，最绿的绿，最青的青，幽幽的，润润的，仿佛只要伸出手去，轻轻一掬，便把这浓绿握在掌心了。这绿，如细的雨落下来，落在衣裙上，落在人的心里，仿佛要把这凡俗铅华慢慢洗净，把世间灰尘慢慢清理。

仔细一看，原来婆娑生长的绿，是槟榔，是橡胶，是龙眼，是荔枝、是黄皮、是菠萝蜜树，是庞大宽阔的原始林木。站在棵棵花树下，落英如雨。绿意和暗香悄然浮动，连呼吸也缠绕着花香，直教人恍惚。

要说奢侈，无非是这里的村民了。千百年来，村外的这片原生态火山冷泉，哺育了他们祖辈繁衍，生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将冷泉当作日常饮用、农田灌溉、捣洗放牛之用，冷泉仿佛母亲的陪伴，见证了无数生生不息的生命涌动与繁衍。

狭长的村道上，幽廊曲径，皆是绿意葱茏。迎面走来一只灰黑色的狗，个头不大，慢跑的姿势却非常优雅，狗叫的声音很低沉，却从容不迫。据说狗是山村的精灵，山村如果缺少了狗，定会少了许多热闹吧。偶尔，有村民荷锄走过，一脸的淡然笃定。永世中绵长的日常，日常中永恒的光景，循环，往复，云淡风轻，所谓的世事如烟，便是如此吧。

火山石铺就的小巷，火山石砌的院落、石屋，一切都显得原汁原味。每栋石屋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吧，很多已是杂草丛生，植被根系与岩石墙缝交错融合，衬着枝蔓芽叶的新绿，散发着拙朴的韵味。或粗糙或精细的石屋，虽称不上

绝美的建筑，却能窥见先民的心灵手巧和聪明智慧。

像这种凿石齐正、黑盐木、花格窗、带宽大旧院的老房子，在古代也不是普通人家都能随便盖的，家境殷实、且诗书传家的才行。一栋栋火山石屋，依稀可见当年久温塘村民殷实的生活境况和读书风气鼎盛的传统。

庭院清幽，苔苔露冷。石板道、石墙、古树，以及各种奇特的火山石用具，废弃的火山石盆、石臼、石磨，有着令人痴迷的沧桑色调。屋舍四周和院内都是果树，环境很静美。不知谁家屋前栽了一棵龙眼树，很老了，枝叶繁茂，把半个院子遮了一个严严实实，显得苍凉而有味道。

在宽敞的农家院落里，喝到了正宗的鹧鸪茶。这是当地村民自己用冷泉熬制的，茶在杯子里一叶一叶地舒展着，带着草根的滋味和泥土的气息。茶很好闻，清雅秀美柔和，有清醇香草的味道，仿佛笼聚了鹧鸪茶树的精魂，据说它和元朝一段江山美人的爱情传说有关，喝起来别有古韵。看来这茶不光是水土的差异，还有人情味的不同，揭开它的前世今生，便是一部尘封已久、活灵活现的鹧鸪茶史。

农家自制的米酒，甘甜爽冽；富硒的山野土菜、土鸡、萝卜干鲜美异常，摇曳飘香。酒香和茶味一起缭绕，在舌尖，在内心深处，在生活的褶皱里，也算是茫茫人世的某种慰藉罢。

只是，在这绿意盎然的村道上，东瞧瞧，西看看，拐几个弯道，你几乎就晕乎了，云里雾里基本找不着北，连村道上古色古香的指示牌，也成了一

种虚设，悄然在绿色中站着。看一拨又一拨人走过，像一尾尾快乐的鱼，在流动的绿色里，醉得不分东南西北。

据说日军侵琼时，几个日本兵到村里抓捕共产党。明明前面有人影，在过高的灌木从中窜来窜去，就是抓不住。硬生生给转晕了，抬头见几个太阳在头顶上，明晃晃地照着。看这个古道幽幽、纵横交错的荒村野落，边喘着粗气，边心有余悸地说，这是个怎样乱七八糟的村子啊。

有山，有水，有古屋的村落，总是让人向往的。山村虽美，若缺了水，没有水的滋润，会感觉缺少了灵气。好在久温塘都具备了，村子里的饮用水，都来自村外的冷泉溪。冷泉溪漫润着这方土地，可直接饮用，含硒、锗等多种抗衰老、抗肿瘤和防癌元素。这里的富硒农产品，大概是定安最为出名的了。

这个干把人的小山村，人均寿命很长，80岁以上的老人竟有70多人，百岁老人亦是不少，被誉为长寿之乡。一个小山村竟然有这么多长寿老人，实在令人惊奇。每天喝着清甘可口的富硒冷泉水，绿色的环境，轻松的心态、健康的饮食，他们的长寿皆与当地的富硒饮食密切相关。

这些淳朴达观的村民，只在这深山野岭间默默劳作，度完一生，有的甚至一辈子也没出过村落。他们和古老的村子一样更加古老了，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一如黑色火山石般凝重安详，神情里充满着平和与安乐。你有你的惊心动魄，我有我的岁月静好。或许只有他们，才有可能真正领略生活的真义。

椰岛风情

水乡万泉

■ 卢焕雄

在琼海，万泉河畔有个万泉镇，万泉镇的治所在文曲墟。万泉河、文曲河、沐皇河在这里汇合争流。临河枕水、玉带缠腰，万泉镇墟因而博得了远近闻名的梦幻水乡的称号。

一提起水乡，人们自然就联想起“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是的，河道交通，石桥勾连，小船穿梭，沿河两旁的人家早起洗漱、晚送炊烟，这是江南水乡的典型写照。然而，万泉水乡，既不泛这般的柔美的意韵，相比传统，更显露出她的大气。文曲河穿城而过，曲水流觞，把镇墟一分为二，一座四孔石拱桥凌空飞渡，连接起东西两个城区。宽大的河面上，水波荡漾，涟漪拍打着散落河中的一处处绿草沙洲。时不时有一叶扁舟顺流而出，撒网垂钓，惊起白鹭飞翔。两岸的人行栈道，掩映在椰子树下芭蕉丛中，游人依依，鸟儿悠扬的鸣叫声吸引着人们惊叹的目光。

河岸两旁街道上的房子，时尚中透露出古色古香的风韵。两三层高的小楼，白墙青瓦，绿绿色的坡面，在红木雕花窗框的映衬下，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冬日里，暖阳夕照，高挂屋檐下的红灯笼，散发出红色星光。夜幕初临，街灯点亮，水中倒影红黄辉映，浮光跃金，闪烁出一种似乎自远古穿越而来的梦境。万泉镇治下人们的品位，从街道改造的匠心独运中可见一斑。

如果说万泉镇的古风留存于房屋道路成功的“修新如旧”，还不如说更来自于她六百多年经久不衰、日久弥新的爱情传说。文曲河流入万泉河河口，建有一座“中水庙”，摆渡之处人称“文宗渡口”。据说是为纪念当年流放于此，后来当了元朝文宗皇帝的元太子图帖睦尔，彰显他与此地平民美女“青梅”共同演绎的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故事。这一段的万泉河又被称为“爱情之河”。

从“文宗渡口”和“中水古庙”沿河往北，游人穿行于蜿蜒的木栈道。抬望眼，只见椰树婆娑，芭蕉挂果，河面漫江碧透，沉鳞竞跃，好一派水乡风景独好。行不多远，一股弥漫在林荫小道空气中的咖啡醇香把人带到了“原乡人”咖啡厅。

沿着木质楼梯拾级而上，到了二楼，从容选定，点上一杯咖啡或一份鸡屎藤粑仔，你可以消磨一天时光。久坐之后，推窗凭栏，岸边栈道上观景的行人也就成了你的风景。

万泉镇距嘉积城区6公里。二十多年前的万泉镇破败不堪，通往县城仅有一条土路，单车行人和牛群走过，就扬起滚滚黄尘。如今宽阔的多车道马路畅通无阻，开车前往，用过路旁的水泥高楼之后，扑面而来迎接你的就是现代与传统交融、物质与精神丰厚的万泉水乡。

万泉水乡之大美，经悠悠千年的河水冲刷、沉淀与传播，如今幻化得竟是如此气度非凡而浪漫。

老街记忆

■ 唐崛

儋州中和古城，有一条石板街，长三百米左右，宽约七八米，南北走向。小时，我们都叫它老街，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复兴街。

老街很古致，两边是两排骑楼，立面浮雕、镂空多是松、鹤、石榴、梅、麒麟之类，看上去很吉祥，每幢骑楼的廊柱呈四方，走廊连通到街头街尾。有些骑楼立面的上方还镌刻有“广生号”、“天保号”、“大裕昌”、“成记栈”等等字样，这些都是铺号的名称。这些店铺有的经营药材、有的做糖厂、有的做金银首饰……骑楼很老旧了，面目斑驳，有的甚至已破落。老街的路是青石板铺成的，凹凸凸凹的，但磨得光溜溜的，看起来很有年份。

记得小时候，到了集市，老街就是古城最热闹的地方了。古城人叫集市为“市日”，一般隔天一次。每到这天，老街都挤满了四面八方来赶集的人，熙熙攘攘的，有的进进出出店铺，有买布做衣裤的、有打制戒指手镯的，有镶牙扒牙的，有照相留影的……沿街两旁摆着村民们挑来的番薯、绿豆、黄豆、花生、芝麻等之类的农产品，讲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别有一番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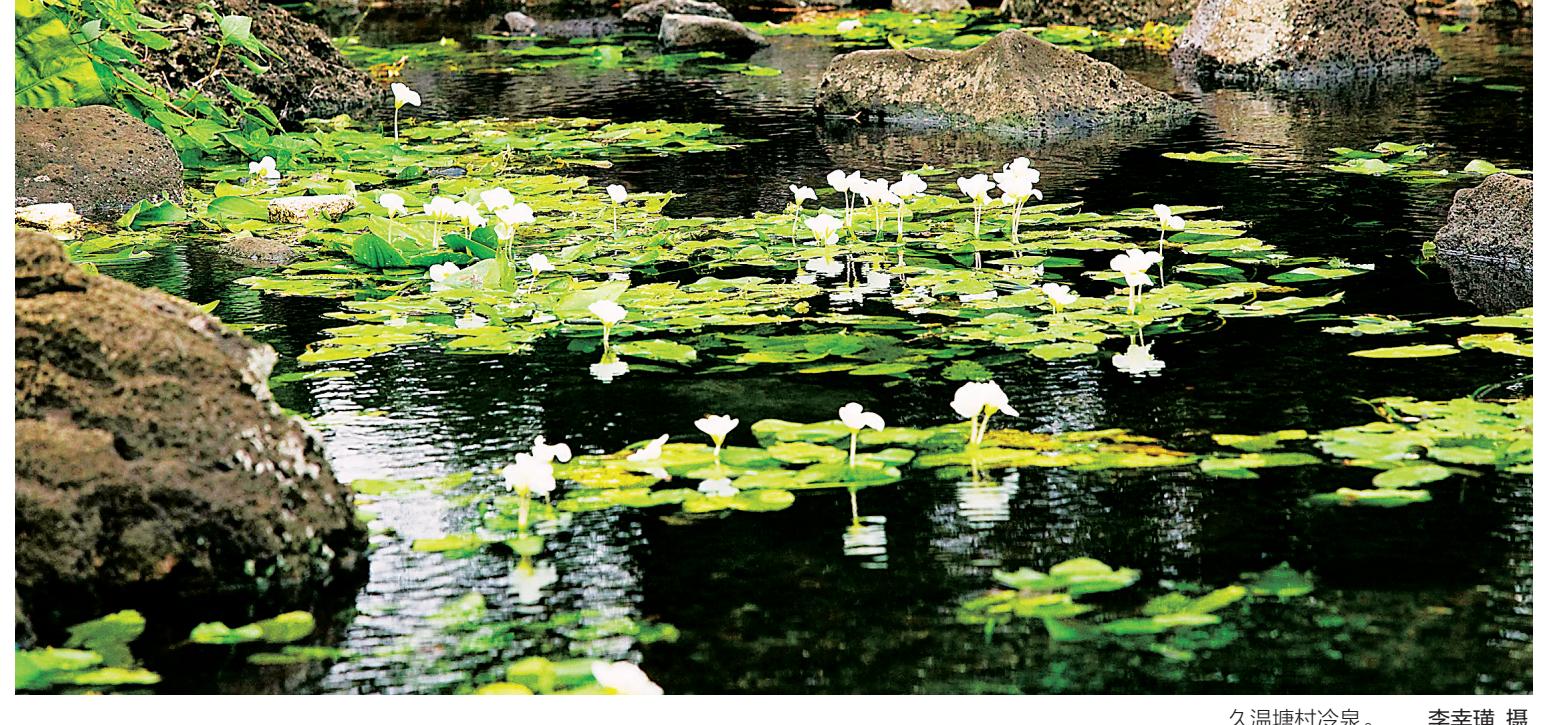
古城人称未婚男青年为“后生家”，叫未婚女青年是“母娘仔”。“后生家”和“母娘仔”们都趁着“市日”赶集逛街的机会，在众人不注意时打情骂俏，或者来几句调侃。“后生家”一般都是的确良布料的白衬衫，蓝裤子，烫得很笔直，脚穿的是胶凉鞋，很少有穿皮鞋的。“母娘仔”穿着更特别了，五颜六色的布料拼接缝纫而成的束腰窄袖衣衫，钮子往右肩斜侧分开。裤子是青一色的宽脚筒裤，走起来裤脚前后左右飘动，她们的穿着也构成古城闹市中的一道风景。

老街夏天的晚上，更别有一番风味。一到傍晚，每户人家都端出一盆水，往石板一泼，那灼热的石板便发出“吱吱”声，接着又冒出了淡淡的白烟来，这是老街的人们给石板降温的最好办法。

人们忙完一天的活儿，吃了晚饭，冲了个澡，然后卷起了席子，在自家门前一铺，或躺或坐摇起蒲葵扇，纳起了凉来。有些条件好的人家便搬出“马扎”，“马扎”是木制或竹制，能收能放，坐着或躺着很舒坦，搬运起来也很方便。大家一起纳凉，话题很多，说了东家的喜事，又议了西家的趣事。有说三国讲水浒的，也有来几句琼剧唱几段粤剧的。有时，也讲一些鬼故事。我喜欢听鬼故事，很刺激，每次听完后，总是害怕得不敢独自回家。

老街醒得很早。公鸡啼鸣第三遍，静静的老街便“叮叮当当”响起来，那是女人们在劈柴生火做饭。天还蒙蒙亮，“米烂”便坐进早餐的人，“锅头田”摊着老少少的吃客，赶时间的便随手买一两个“不老叟”边啃边走，这些都是古城的名小吃。持家的主妇匆匆忙忙来到菜摊，买好菜又匆忙往回走。各家店铺也陆续开门了，老街又开始一天的喧哗。

后来，古城又另辟一条街，古城的商业中心移到了那儿，老街渐渐沉寂，失去昔日的繁华。



久温塘村冷泉 李幸璜 摄

■ 赵太常

嗓门唱起来——

天幕低垂雪花扬，
大路平坦通远方，
路旁有个大闺女，
抱着鞭子放俩羊。

身上衣裳有点土，
脸蛋长得很漂亮，
两只眼睛水灵灵，
一条大辫长又长。

天天赶车从这儿过，
没话适话拉家常，
花言巧语探听出——
她的名叫方草香。

我说你是方香草，
我是爱惜青草的羊，
她挥起鞭儿要打我，
骂我是个臭流氓……

方草香一听我又在编排她，就赶过来要打我，我就欢笑着赶着老牛车跑远了。

我年头到年尾也不见个钱，现在每天补助一元钱，是现钱，简直是发财了。有一天，我送完甜菜，在龙船站供销社买了一瓶雪花膏，如获至宝似的，放进怀里。回来的路上，又看见方草香了，想要给她，又磨不开，怪难为情的，就放在离她不远的路旁了。等我的车过去了，她捡起雪花膏，一边举在手上摇晃，一边喊：“你——丢——东——西——啦！”我也一边晃着鞭子。

有一天，我抱着鞭子在老牛车上晃悠，离老远又看见那个放羊的姑娘了，心血来潮，就编排了一首歌，对着她亮开

走读海南

久温塘村

流年剪影



一边喊：“是——送——给——你——的！”

可是，第二天，她又把雪花膏还给我了，死活不要，硬是扔到我的车上。我的心情很不好。

当时，我再上大学已经没有希望。因为是地主子弟，供销社营业员、学校教员、生产队会计员，甚至计工员，我都不能干，我的命运只能是顺着地垄沟找豆包，当社员，赶老牛车。所以，一般同样年龄的小青年都结婚抱孩子了，我却说不上媳妇。这不，连个放羊的姑娘都不待见我。

我送完甜菜，心情不好，就在供销社里买了一瓶庆安牌啤酒，一盒握手牌香烟，连抽带喝起来。

我本来一支烟不吸，一口酒不沾，这下子却喝得个红头胀脸，迷迷糊糊，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抱着鞭子，坐在车耳板上，晃晃悠悠地往回走。走过了李家店不远的地方，好像睡着了，我就从车上摔下来了。

我从车上掉下来，让方草香看见了，她顾不得自己的羊了，拽住老牛车，连背带扛地把我整到车上。怕我再掉下来，她也不敢离开，就坐上我的车，赶着老牛车往前走。天走的道儿，轻车熟路，老“牛”识途，也走不错。但是，方草香还是不敢离开，害怕我再